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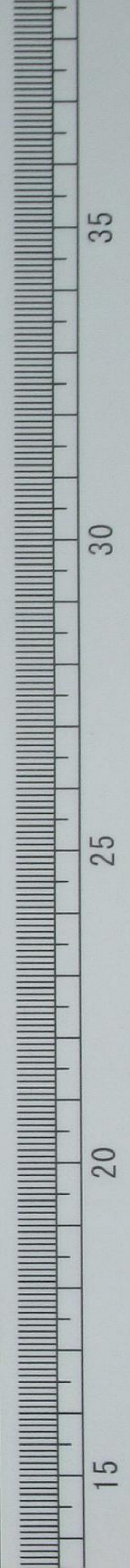


春樵隱士家稿

冠齡八旬集

二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123
20



文庫 11
A 1123
20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二十

湖西琴希聲廷誦著

男更改張結世音錄

冠齡八旬集下

讚岐名勝圖志序

讚之高松多名勝憾無記載而傳之者夫高松之為藩
臨海倚山瀾濤壯濶峰巒繡錯焉遠之有象頭山及松
山白峰之名區邇之有八栗屋嶋及齧浦煮海之奇勝
藩固多文人墨客詩書畫盛行焉若夫名區奇勝皆其



元盛八百集下
日夜所游涉看翫而其徒何為無記載而傳之者耶意者文墨之徒類皆風雅絕俗超然塵表如尋常記載之事似非其所急者也先是梶原景惇別字藍渠名族于高松少而好學善詩書畫本是高松一流之人物中年發憤特疎文墨之游技專修國史典故之學遂草帝王編年之一國史百五十弓獻之藩府藩主善其記載之審詳又以其精于史學舉用補任國史校讐館學士嗣子景紹別字藍水亦襲藍渠之任同為校讐學士之列校史之餘暇自謀記載其國內之名勝凡讚之諸

山川讚之諸郡縣臨海之鉅倚山之與其間可游涉看翫之諸名勝又神廟佛寺之點綴于野于邨混襍于市于街者不知其有幾百幾千其大小顯晦一一質之於館中所藏之正史或野乘家說而載之載而傳之圖之繪之勿論亦文人墨客雖邨姬穉子令其讀而知之是誠為便宜有用之書也壬子之夏將刻之于京師示予日記載名勝亦以父昔年已僅起筆而以編史為第一義而不息此著繼筆父之所擱筆也請子為跋焉予以謂藍渠終身所苦心之事編纂朝廷之大典詳記國

家之治亂固為記載之大者藍水之所著視之大者則
為其小者乃父完備其大者遺其小者以傳之于子大
小之記載俱歸梟原氏之家不亦偉乎其父濫觴其子
不洩流而增之是為孝子之能事矧身仕其藩府有所
苦心于封疆諸有之事跡可見忠于藩主之一端也豈
唯與看翫名勝為文墨風雅之一助者可同日而語乎
刻成一閱識此

小閑稿序

猷公高野山碩學僧之上流也密學之暇自編其詩與
其文題曰小閑稿問予閑之一字如何解了予始以謂
公常住山上之巨刹棲止雲裏之深窟十二時中閑寂
無事因樂文字以銷遣焉是為銷閑之閑字也既而以
謂不是銷閑之閑字寧乃為偷閑之閑字也歟何則其
閑與寐亦豈可容易得之乎野山之盛天下之大福刹
也王公貴族列侯群牧皆為其檀越而上中下三流之
僧侶徧滿於香火氤氳中各爾有其司務矧碩學之為
任把握一宗之法柄加之近時大伽藍值回祿拮据再
建莊嚴之事朝趨東都暮走京攝內疲其法務外苦其

俗務殆至不得煖席則於閑寂無事之境界予知其疎濶矣噫山僧圓頂方袍其為務也忙矣何為有八文字三昧之餘閑乎然則得閑與寐果不容易也予乃有偷閑說曰偷閑於忙中偷寐於擾裏亦是一法矣夫閑無時而不閑也夫寐無處不寂也而閑不是閑寐不是寂何耶置心於纏內而托形於方外則內必有忙而外亦必有擾苟求閑於心則閑是得其真境寯寐於心則寂未始不寐也與其患閑而寂之不易得寧若要問心之有無動靜如何乎彼閑雲之出岫欲動則動欲靜則靜

其誰令之動其誰令之靜如有司之者是亦為雲之心也雲豈無心乎有而如無無而如有求之無有想之不有無無心之心不有隨有無之二偏是閑雲之所以為閑自在心也公住山管事固非有所閑於世諦姑就大忙裏而偷小閑也蓋其心與雲相似忙擾而閑寂何分別之想其所務者為形迹上之事至其心上則自得一種閑暇不拘纏縛者故耽文字以優游使其身有一生之樂而無百事之憂也若夫秘密教之奧旨雖非儒者予等之所可口而其為道大氏不過以是心是佛為究

竟則所謂雲心即佛心也。忙中之閑，擾裏之寐，偷以為
我有，只我偷之人不能知之。固為密教中之道，是有所
悟于道也。道其有不可悟哉？予所答公之問者如此，公
其首肯乎？否？是為小閑稿序。

大師弟子譜序 代義天僧正

滔滔黃河之水分而為川，瀆溪澗亦是同黃河也。苟要
溯洄黃河，尋知其源，則其為川為瀆為溪為澗之流亦
不可有不尋而知之也。我宗瑜伽法水亦然。高祖大師
濫觴於千年之上，遂汎濫天下，不亦大黃河乎？而其為

川為瀆為溪為澗而分流者，諸大弟子某某是也。既尊
尚大師，則諸弟子亦不可忽之也。野山無量壽學靈師
選大師年譜前後二編，其同山正智大舍師戮力輔助
之。凡於大師在世洎定後之事跡，其遠而難尋，及與潮
泗黃河者，何異靈師夙知其源而至其為川瀆溪澗者，
則措而不尋之。舍師有遺憾于此，著述弟子譜四卷，蓋
出于輔助大師年譜之緒餘也。前日年譜刻成，舍師入
京，你不慧請序于我。總法務大王今又寄書以徵弟
子譜序于不慧，可感其孝于大師而弟子諸弟子不得

不設尋河譬也夫祖源星宿海也靈師遠尋及之可謂
一張騫也舍師戮力輔助之亦可謂從騫乘槎者也騫
之尋海者知其源而錄之從騫乘槎者不唯尋河源而
已遍及其分而為川為瀆為溪為澗之流尋騫之所未
尋而更詳錄之其功優于騫也遠矣然則此弟子譜宜
與大師年譜並垂不朽永世以為野山之藏也哉

山居餘課序

湖上虞淵老師來寓翠紅館校讎佛典館外漢不得而
濫入師亦罕出其館獨自撫卷隱几於籬門之內此是

維摩經所謂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者與校讎一年有
暇則優入諷詠三昧初得五十絕後依前韻增續五十
絕併以為百絕彼經所謂以音聲文字而作佛事者歟
翠紅之為館沿山為趣園林之美臺觀之麗不卜而可
知也一花一木一草一卉固應有一紅一翠一紫一白
之種類一年月日子送春迎夏經秋入冬四時之變移
亦應有一榮一悴一開一謝之變化一塔一瀑一鐘一
磬一在此一在彼一鳥一蟲一羽一毛一在樹或雲一
在草或階供日之所睇供月之所聆固皆莫不入音聲

文字之供養也。若夫籬門之外，遠眺城西，即是一大幅好圖畫。挂軸眼前，嵐峽善峰為其主山，桂水之匹練亦為點景也。仰斜陽之色，拜殘月之光，豈唯為校讎佛典之燈鏡而已。亦將其歸嚮心無異乎禮佛。彼經所謂以佛光明而作佛事者，亦謂莫不在此而可也。歟。師為湖寺之老隱，予亦湖人，雖未識師而既讀此百絕，則心如與同鄉故人對話，不得不隨喜其佛事也。自惟予雖為湖人，從前離湖不復有歸湖之念。師則二年在京佛事完了，又歸隱湖寺第，此百絕所得於在京者，刻以袖之。

亦是得為莊嚴湖山之一佛事也已

真齋詩稿序

越前之有文學孔雀樓先生以來，未曾有聞於世者。蓋時運未開，霧人守渾朴。當時雖有先生，猶未能開之。廓如譬如唐詩所謂邊地鶯花，少年來未覺新之句。意者越前雪國也，距京僅三四日程，江與越之間，日中河內是為大雪實世之所知也。自此以北，雖多大藩而皆未免為雪國也。邊地寒沍為冰雪，所鎖鶯花稀少，亦何怪焉。予嘗三十挂冠，於是謀一游江戶，以謂無用身分近。

途遠涉亦可也乃舍東海岐蘇之二道以從事於北陸
雪途之苦留越之福城解后高野春華翁為人溫厚論
議說話與予無一不合但於其所作有與余心略同而
迹或異者然除翁之外斷無可言詩者則所謂邊地鶯
花不屬斯人而誰其號春華固宜矣尋到加之金城歷
過越中深入越後其間不下數千里皆雪途也而越後
則最大雪國也予為雪被羅網無由脫了偶值有薦予
于某侯者托余以講書之任將授宅一區祿若干予豈
其人耶一旦挂冠輕身腰何為能屈脚何為被縛只是

漫漫地大雪不能振衣辭去天涯卧雪之苦殆不異蘇
子卿在北海上自頌古今雖等異均之苦雪而彼持節
經年予養懶送冬賢愚判然于此而彼則牧羊予則講
書至其不得已之所為則一而已明年三月雪解途開
之日辭越海過信山游江戶而歸嗚呼是為少壯北游
之舊夢距今四十五年渺渺茫茫如同前身之事而今
舉而語之者何哉門人越前澤崎生在京頃日袖其藩
儒士高野氏之詩稿來徵一序予以其姓偶同陵然想
起春華翁問是翁之所著耶曰翁沒三十年是為其子

真齋之所著也予受而閱之驚歎越前之詩有所超出
于當年矣夫詩運天也作之者人也作之未值其時運
是天慳也作之得其時運是天授也即有所知於世於
天下亦似天使然但天有遲速地有寒暄乃知鶯花之
應寒暄而異遲速猶是詩運之開與不開早於此而晚
於彼著於彼而微於此者也若夫當年春華翁之所作
雖鶯花即鶯花而雪中之一枝籠裏之孤鳴為寒冱所
掩其性靈未值青天白日之開霽洵可惜哉惟真齋則
不然其父蔣種子雪中是為先天其子雪後乘時而英

發是為後天其所先後雖伏天而然人力之所致亦自
不鮮人力極則天工自見焉聞真齋以文學教授藩中
非獨才略秀眾亦必其力奮然振興則時運之詩風將
自此而流被一藩矣然則真齋非他謂今之孔雀樓先
生而可也當年未能闢之跡今日真齋庶足當之予將
序此稿則宿昔雪途之夢不覺蘇回使人把筆徬徨懷
舊不置自顧事經四十五年年方七十有五豈唯頭顱
戴雪而已腰與脚亦何能不痠癭龍鐘乎

陶菴詩稿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王荆公喜曰詩人以來無此
句予謂此句可以為淵明先生之肖像古人不可見而
其可見者肖像也今人之畫古人其鬚眉面貌誰傳之
誰受之乎竊惟讀其詩而想見其人以畫鬚眉面貌是
非畫為肖像也詩在而畫回之矣先生歸田安居樂天
奚疑之情景隱隱乎可掬之于句裡則以為肖像而拜
之固可更以予視之先生殆僊也歟問緣何以為仙
其集中有桃源記也世豈真有桃源乎桃源記假托寓
言也桃源即柴桑桃花即菊花避秦主人即義熙翁自

况漁夫即為其知己弟子也然則為神仙而拜之亦何
不可之有中越小杉邑人松長幹字嘉年別字曰陶菴
其以陶名菴予始不知為何故一日入都來謁其人滬
泊多趣詩亦澹中有味太似陶詩又宿予嶽麓之舊廬
與星舲弟相語弟鑒其詩亦與予相同然弟兄俱不質
以學陶而然乎否曰北累年至弘化乙巳六月三日而
死有所手錄之遺稿八卷自撰自題曰陶庵詩稿有二
子曰瑚曰璉瑚善詩璉善畫俱不隸其家韻頃日將刻
詩稿屬序予予曰家父終身苦讀淵明集而不已常云

可一日無此書乎親明過訪則舉之論之飲燕興到則歌之詠之雖為邑務所縛而手不離其卷人見其心醉于陶為癡為癖相笑以陶庵呼之父甘受之以為庵號也菴中嘗藏淵明採菊圖幅池九霞之弟子霞庵者所畫以贈也父不能無信仰於淵明每挂之于菴壁焚香禮拜焉即今二子請以此等事件充作序之文材予首肯之以謂二子以陶菴為父陶菴以淵明為父為師而奉此肖像自以為其弟子也所謂詩在而畫目之淵明之鬚眉面貌於是乎可以見也採菊見山亦其恣態也

苟心專乎此則所採之菊所見之山年年止之當年自在千年後之眼前焉陶菴之晤對此像豈僅畫圖之觀云乎哉世之視淵明尚淺多知其為終身不遇之隱君子而誰知桃源記中之人物為其化身乎但看做神仙者非予其誰哉陶庵之善詩名不出鄉曲人僅知為尋常小杉邑人而不知小杉邑之可謂小桃源與陶菴之所以為避秦翁之弟子矣但知其詩之可刻而傳略有似淵明集之不朽于世者予與弟而已姑書之以付二子

齋藤寐照重修新田碑記

察之有碧海郡在矢作川入海之灣口沙磧壘積污泥
填塞自然為平曠空間之地苟墾闢以為新田則可得
幾千頃幾萬頃之利也地有二邨一曰大濱一曰棚尾
俱屬沼津水野侯之封土東接西尾泉州侯之封域西
與尾之國疆相距里許但以南面大海故不能無波濤
泛濫之患是可慮也棚尾邨有姓齋藤者世為奉佛教
豪農也先是祖諱佳興為村長首謀墾闢築新田若干
頃迨終祖之世果遭海波之大起所築之堤柵悉崩所

闢之蓄畬咸沒沙泥漫漫畝畝混亂至不可復畊不亦
惜乎考諱佳隆亦為村長志在復先業雖專為之拮据
世運未至而終亦可惜也三世孫諱佳盛即為今之村
長後有寐照之法號是也村長為人忠直誠謹歸依三
寶佛經所謂善男子也為村長之日第一思修祖之所
闢惟繼考之所志思之惟之乃請之於封侯封侯允之
一任其所為於是心計周詳不復畚資費而築大隄防
止海水之滲漏堅緻完好其大一里許望之恍若小湖
水瀰滿者村民雲集畚鍤市群除沙泥去淤汚田疇復

舊矣凡自文政丙戌秋八月迄癸丑夏四月而告成封
侯遣吏來董之定制征稅號二十石餘又以其田二頃
為除地嘉村長之功勞而賜焉村長承賜不敢擅為我
有竊以謂修理新田之次鱗介魚鼈蟬蛤之屬多為之
死者殺生物而謀田利破却佛之所戒於我心有惘然
未安者矣願置寺一區於此田今羣類眾生得平等之
佛果焉輒辱封侯之恩許移他廢寺于此本願法主亦
賜法號于村長曰寂照寺亦曰寂照山平等寺凡寺必
有山號非有山而後有寺海濱新田豈有一塊之山乎

即今以法號為山號者以村長為此寺之開基也大濱
村另有游行派巨利曰祿名寺一日值游行上人巡游
寓寺村長請其修法會供養群類亦成一佛事也二佛
事既畢寺得地而永久焉地得寺而擁護焉村長終身
之所願於是乎足矣為村長四十年餘嘉永壬子冬十
一月十二日罹疾而死享年六十三葬之其寺田曰開
基寂照墓頃日祿名寺主聲阿師入都乞予誌其由于
碑以予視之修理新田之舉勿論忠乎其封侯興祖之
先功繼考之宿志報祖顯考其孝不可舉而言也至其

成佛事則家教之所重而子孫之所以不得_レ不世守也
蓋村長天性之誠謹可感也可歎也故不辭而誌之

文醫紀赤水墓碑銘 並序

京之多醫不_レ乏官醫不_レ乏市醫但所_レ乏者文醫而已獻
藥于九重之上_レ有官爵而高自持者官醫也賣藥于
市井之間_レ奔馳以謀貨殖者市醫也官醫有官而無祿
猶仰市井之藥錢與市醫無異也市醫亦皆不止于市
井往往有聚藥錢畜官錢賄之有司以登典藥之列者
俗謂之獻奇藥以予視之醫之企登龍均是乎似瀑下

之龜魚各_レ尔抱踊躍飛騰之一念其能登而起雲生風
者是其藥勢之發奇驗也欲登不登得點額墜下者可
知藥力之為不足矣不自揣醫伎之賤安願官爵之貴
况用奇術而貪奇榮何其鄙俚拙劣之甚要皆無意於
治療救病而有意於巧黠利已有漸於德而無省於行
亦豈有樂學問文雅者哉其可目以文醫者唯_レ友紀
姓赤水而已曩時日野南洞公好徵文士每_レ下交赤水
又為赤水銘其父橘園翁之墓碑詳誌翁有意於醫而
無意於官則可知其為質直方正之翁也赤水亦有父

之風蓋方正其胸而柔和其顏業非不行錢非不多苟
納之而從事于斯則何貴官不可唾手而求哉不唯不
羨他登龍而已痛慚與龜魚輩俱踊躍焉其能自守雖
出性之方正而亦知另有學問文雅之可樂者也常語
予曰與其薰漆天上御爐之香寧若判裁田園野外
之趣哉乃營別墅於壬生村自號壬生村農園蹄春草
負郭瞰野遠望城西諸山新築池百頃結廬其側以為
讀書會客之處置孤亭於池中移植舶來西湖柳垂蔭
於聯榻設宴之前繞岸多諸花木西湖蘆亦叢生有一

艇子載琴書具酒茶花晨月夕與客偕泛或艇上亭分
客唱酬焉是皆日夜之所以樂其樂不求彼官爵求此
田園予深知赤水以此不換彼矣又問其所學宗伊藤
氏之古義所長則善詩善書詩與予同師栲亭先生書
依坡法亦學栲翁用筆之意人皆感之好聚書藉藏棄
書畫於金石刻本尤富居恒自翫而樂之又使人覽而
樂之醫行書行乞診乞藥乞字乞題者履常滿戶則亦
誰有不以為高人大醫者哉予親睦之餘戲論赤水有
三及田園佳麗擬之紫棗甚過富貴較之綠野元無官

爵一也世醫奢侈乘輿飛塵赤水徒行救病年及六十
脚衰之後方纔用輿夫可輿而不輿似吝嗇之人而為
風流好事費多財不知節用二也長身雄偉進退規矩
居然大醫巡視病家簪然即席其家或輕待之咎而弗
措他醫或傍觀而犯之正色責之蓋以治療為一大事
故發畜胸之方正也既而歸村廬和氣團團與兒孫嬉
戲與農夫爾汝如為神仙中人三也嗟呼赤水反違世
醫其所深樂者文學也可不謂之文醫哉文醫令終于
文雅無復遺憾予何為惜焉但惜無意於醫者踊躍登

朝使有意於醫者沈潛在野醫道是非果不可知也
赤水諱惟德字士恭天保九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卒
距生寶曆十二年壬午九月廿一日得壽七十有七葬
于城西小倉山元配山本氏繼配中川氏谷氏乾氏皆
死四男五女嫡男周善乃中川氏之所出而為予門人
也銘曰

花木絕麗琴書清竒專意刀圭極歡園池人望自貴天
爵非卑甘為農者慚作官醫安心雜藥言志雜詩生而
樂足沒而名垂倉山之顛千載一碑我今直筆銘無諛

詞

橋井郭明翁碑銘並序

君諱萬義字子芳族橋井別字橙亭老後自號郭明翁伯耆汗入郡下市村人其先世住同郡岡村家號曰森有稱子頓者之男曰理久析產家于下市家號茶屋理久之男曰政則又析產家于同村家號茶田屋是為家祖既而森家與茶屋俱衰茶田屋特盛政則生政秀政秀生政福配真嶋氏而無子同郡富長村有國谷弥照者子生旬餘政福聞之往而乞之襁負而歸以為己嗣

君是也六歲喪義父八歲喪實父養於義母其幼時同族重治郎為幹事外祖父國谷達昌監焉君年十一始親家務二十二娶田中理政女生三男一女伯曰橙三繼家先死季亦夭仲為嗣名方曾字茂抽即予所識之茶田書屋主人也君為人長身清癯性質廉潔溫厚接久而尚義喜讀書尤精周易傷善書法家務餘暇教誨鄉黨子弟敦孝悌厚風俗是為其所娛一日謂家人曰吾死在明年之秋至庚戌七月果罹病然無有所痛苦談話依然一日又曰八月下浣必逝先期三日遺囑曰

修身齊家唯孝慈恭謙而已。囑訖絕醫藥而不服。八月晦溘然如眠。享年七十有二。孝子方曾葬之於龍雲寺。喪祭盡禮。云今茲癸丑夏四月。茂抽入都為父乞予碑。文予雖未曾識君而舊識茂抽已知其子之善。文厚行則其父教誨之所熟不卜而可知矣。回誌之于碑。係以銘曰。

知死期而令終。鄉黨稱善士也。知其脩身齊家能樂道而養志也。維今世之所罕。比古人以無媿也。蓋恭謙之厚遺囑垂示乃孝子不匱所謂永錫爾類也。

與佐藤一齋書

挂冠隱遁已經數十年。交游故舊不復相通。四方音問十不報八九。性質疎懶之所致。曷勝愧仰。曩者南洞藤公之在世。再從公東游。良覲于龍口公館。而晤于品川驛樓。交談得知遇之諸賢。率皆為古人同游。源天錫亦死自公薨來。睽隔東方者久矣。惟府下之盛名家之輩。出非如都下之無人。未知有何等之人。嗚于時者乎。否。但念老盟臺足下。豪健長生著述亦不少。慶日堂刻集播及都下。僕嘗讀之。竊歎高文老熟。又重以磨礪。經年。

矣尋而間進擢侍講兼領昌平督學遇幸至此是為儒者之極榮遠則有新白石其人邇則有崇粟山其人前後今昔共一轍矣伏惟東方眼中之一人其取榮顯為天下之師儒此豈有不私心竊欣於者乎只是隱者迂疎數年來不呈書問一別如隔世足下亦恐莫記憶僕也詐料足下篤於故舊念僕不忘托長士讓之入都附懇致意實出望外既審老齡長僕五歲課經莫懈未嘗一日廢文墨固知有一段真精神真骨力而其堅苦刻苦厲乎斯文者矣又知有處深顯而不棄寒微情誼之真

切卓絕尋常府下諸賢矣回憶少年東游識荆之始得辱知於林祭酒寮舍距今殆五十年可謂辱知最舊矣當時見贈一律糊在敝屏風又嘗煩藤樹遺墨跋語足下不宿諾而添翰西游入都之日辱枉顧以錫之乃與藤樹幅合裱至今時出而挂之拜之以代別後之顏面也迨士讓東歸之日錄亂道一首獻之左右聊告迂老存在人間之意非敢望報足下又辱不棄手錄殘桂詩七首見酬以七酬一何等厚酬今茲僕年七十有一弟有二兒為僕謀開讌稱觴遍募詩書畫以謂前日所錫

之大幅宜以挂壽席而足矣先是兒等竊托士讓乞府下諸賢之所作士讓力索多幅足下重錄一律見壽士讓之為僕周旋雖其誼懇到屢煩長者之如椽於僕有所不安雖然苟非有如椽之首揮諸賢爭肯尾之大塵一拂群衆隨之思誠渥矣何以謝之何以謝之無已則有一于此僕從前災梨拙集五篇率皆隱居放言豈有可刻而傳者乎其刻之者聊自娛之亦以示兒孫耳五編摺播殆盡而今新刻未經人目者為第六編帆載斜陽集請致此初摺一部謀銜瓦礫酬瓊琚僕之不敏未

有過于此者然此集有不得不乞足下之一觀者南洞公之所序言及足下公嘗辭職老病在襁猶能口東方人士而不措此序病中屬草竟不能起而薨是為絕筆也而其所云云如此足以視公終身好學之實心實事矣是下年來親睦于公則可令足下一觀者其是序乎全編拙作固不足污巨觀者之目但翻序二三葉是祈

與三品星舫弟書

愚兄之不好國詩賢弟之所知也賢弟夙嗜之善之兄未曾有一做顰者何耶從前駝詩攻文不暇學國詩也

又以謂國詩之用綺言麗語有女子閨閣之口氣紀土
州賈之既曰男子而作女子之所為則男身而女言也
學之何為是况之所以未曾有學之也既而年踰七十
吟興一變忽覺國詩之可娛有優詩之可苦遂一儆
何耶老人避難趨易也以短言速成之易較之長篇苦
澀之難則奚翅仙凡有以詩之一句五言或七言可抵
國詩之一首三十一言者巧拙姑措太易事也自慚既
衰老人假學女言而未熟以之眎人人睹而或譽之多
是諛言其實掩口胡蘆也譬如優人之髮秃腰屈後猶

能打扮為生為且其語言與其姿態宜以似並稱也况
作國詩亦然既為女子之語言則藉女子之筆墨而裝
飾其言姿亦為打扮之一助也老腕有鬼扛筆重於千
斤將揮一筆心如甲冑在身不得自由而喜作狂草醉
中或洒掃巨字而游戲是為酒魔所使身非醒時之伎
倆也若夫蠅頭小楷或寸餘行草則七十年来無一得
意之字也矧於國樣之假字乎假字固女子之姿態也
老男子之拙劣強自寫之女言不是女姿恐有夜叉張
臂之體勢不唯其言姿不相稱而已令觀者皆作惡自

已亦先生厭心矣且夫能書者書作兼備其娛有二兄也有一無二把筆之苦有十倍拈鬚者不欲苦後再苦萬萬令人代寫為妙故平日所作之詩也文也亦總令弦張二兒司其手錄至國詩之假字則例愚女輩當其任女手雖拙而與女言之未熟者能相稱也前日壽弟七十國詩亦用此例不為弟所喜曰非兄之所自筆則難以為自作人或疑之不足裝為挂軸請再煩塗抹其言非無其理而究竟不怨兄之所苦也聞昔僧六如能詩而不能書每篇與人贈答必倩永忠原而代寫人皆

信為其自作有誰咎以為偽作者乎然六如於忠原煩其友人也有似與醋之乞隣者而今兄不乞之于隣親命之于家裏之骨肉非倩外人也惟弟亦骨肉也骨肉之眼以骨肉之書看做偽物則骨肉亦不足恃也請弟諒察

與細香女史書

宿松尾寺之夕欲馳書鳴謝而不暇歸京後諸務種種未及走筆反辱翰教問歸路安否並贈以菓儀見酬所呈竊刺稿感佩感佩此行也老人年踰七十侵暑遠游

自慚不知自愛之道然如無遠游何為得有與女史一
晤之緣耶天各一方風流文字之交游苟非其中有緣
則難勉強而親睦三十年前始與女史一晤于鳧水酒
樓詩畫之宴會都下女才子輩亦在坐其少識字解書
畫或不識字而解音樂或巧鑄各作得意狀有自滿之
色而無自虔之氣女史獨舉止嫺雅詩畫淋漓非復同
坐顏厚之女樣矧有終身不嫁之高見養芳於幽谷之
底其韻其識實為風流可喜之女學士也女史之詩畫
靡不見賞于都下名流每有入都多少名流相競交游

是皆其中有緣而然耶又將勉強而親睦耶老人則不
然一晤後無有再晤偶或遇於塗相揖而已何為過弊
門而不入耶何為之談詩論畫之緣耶抑以老人看做
僮父有所避隔而然耶只是老人無他慮前年所餉佳
什及墨竹貯篋糊屏夢罷不已亦每拙刺稿成托便污
覽聊告知老而猶存不忘故舊之意也不知貴衷以為
何如昨自鳳嶠乘遽歸京急輿中困苦暑熱自尾入濃
養老瀑布岐阜烏鬼皆堪想像而不得迂路一游只企
便道宿貴驛偷暇一訪故人既屆貴驛宿館纔定僮僕

等尚未浴訖了先走叩貴窓幸辱見迎待慌忙備茗捧菓隨又備酒佳饗殷勤令老人頓忘旅倦貴窓瀟洒月白風清邂逅相值實適我願矣嗚呼一彈指間過三十年餘當年名流皆為異物女史亦到花謝色衰之時候殆為清虛離俗之仙婆子而尚能記憶覓水之舊夢而不忘此夕話及前事方知三十年前之夢境浮動于三十里外之他鄉亦是一奇洵足永一夕而可以無愁岑寂矣正在吟譚之間忽被街鼓呼促遂回至宿館不寐而早發其如歸京之急何哉別後至今追感疇昔之愬

待足償年來之緣慳又知交游之易疎而難親亦非女史之有所隔避而然矣尚祈贈答終始也臨楮不盡

與源竹伍柬

聞巨佛跡胡枝花盛開從前花時每有進講欲往而觀之不近烏藤杖者累年矣今茲幸為兄所拉游觀慰甚矧尊大人偶得佳肴數盒携家眷大小輩移厨帳于花裏辱蒙佳饗感荷感荷時維新涼已無暑氣斜陽當頭亦復不憐秋艷滿場錦葩撩亂花高齊人肩叢深遮歲人影游人往往坐地而飲彼不憚我而蔭花我亦不憚

彼而茵草笑語于此。毋戰于彼，亦皆聞其聲而不見其影。是為此花場之佳事。非如高臺寺之地隘，花疎彼我無隔雅俗混雜也。閑暢移時，將辭去，兄折花數朵，插熟湯筒，以賜之齋，而歸置之燈下。今朝視之，早已萎焉。殆為枯薪熟浴法，亦不足恃其難耐久。此花之常無復如之何也。腹橐之詩不暇呈政，姑寫一柬，以鳴前日之謝耳。

與稻蓀園柬

獲香魚鮓二桶，一來自湖鄉，一來自吉野。凡遠來之漬

鮓，預以道程之遠近與日數之多少計其熟與不熟。故誌漬日與熟日而緘寄二桶，遠近雖異，大抵過三四日而來到者，俱以昨望或今既望為開緘之期。昨已試自湖鄉者，問有餘乎？則曰有。今日晚酌，又將喫之，即有同物將安用之？與置無用之物而移日損味，不若轉貢貴厨以願兄之一試也。速試速試。

跋栲亭先生歸去來帖

先師之書刻為墨本，有三養帖、養生論、筆冢銘之數種，獨未及刻。歸去來帖，師原欲刻而書之，書而不刻，遂付

予等弟兄師之謝世三十年于茲當時侍列門牆者亦皆歸泉而今識師之面容恐不過弟兄二人而已今茲丁未秋八月與弟呈舫謀追遠懷舊之祭祀又追師之遺意石刻斯帖要與從前既刻諸帖共之耳

題新宮涼庭讀書餘事卷

書法奇絕卓出時輩上余豈間然詩品亦佳十分矣雖然古人有言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請竿頭進一步

題筠齋畫帖

門生筠齋善畫自畫而娛之又令人畫而娛之故其家

多畫帖此帖亦其一也乞予跋之予昧畫事何為能論畫但每作詩文以自作者為佳以摹作者為不佳為摹而作之則偽作也非真作也惟畫亦當然特怪近人畫動輒指古曰摹某曰法某若夫海西之人目見其古畫摹其真蹟故曰摹之法之亦是其游戲不足為不可也我東人之妄云云之蓋倣西人之顰而然可謂不解事之太甚也而今此帖亦皆曰此學錢赫寶也曰此法吳梅菴也曰此擬米襄陽也曰此法董北苑也曰此倣倪雲林也曰此倣黃太癡也曰此擬文衡山也曰此倣王

石谷也吁古人遠矣海西遙矣帖中一輩之畫人不知
何年月日於何處目見其真蹟而摸擬之耶何為不自
作圖而遠摸耳目之所不及以戲之耶不唯欺人實自
欺耳筠齋善畫識字非終身莫解之人曰書而敬焉

書觀紅葉

東山有三僧刹而相並曰永觀曰若王曰光雲皆名于
紅葉而永觀之紅葉最熾雖熾則熾而游人絡繹自然
多俗韻若夫若王則近時開闢山腹築作曲徑以裝飾
新景全為假山水又植花及紅葉殆如着色畫圖專謀

引遊客故二刹俱為歌呼執杯之道場非詩人停車之
地也特光雲一刹則不然天授庵東嶺和尚兼住焉初
冬十月朔爛晴如春予携雪齋竹塢二子而往繁山野
子亦先在天授而竝是日和尙有事他適弟子訓首座
導予及三子而出庵過二刹之門而不入直入光雲禪
刹高堂素壁閑甚潔甚禪池亦清澄紅葉映水之花白
沙布地之雪粲然前陳予不堪吟賞口占一聯曰葉光
添葉如非葉花色欺花不是花欲令首座及三子繼筆
作一律而各爾賦一絕終不續予聯托出一盤煮芋侑

以般若湯微醉而歸曰以謂紅葉之喧于二刹不及一刹之閑于紅葉也萬萬矣是非世之不解詩者之所解也遂自足一聯之首尾六句以代謝柬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二十終

冠齡八旬集跋

我真宗之寺院畜妻食肉父子相續予父曰得悟子則予圓悟也二世俱師事琴先生先生為我本刹三世法主之賓師則一派之僧多游其門者不唯一派僧而已派外他宗僧亦多有之茹素者食肉者為同門弟子先生沉夢弟子不問宗之異同言詩論文勸化懇到將授以衣鉢焉每語予等曰茹素與食肉在公等則有別在我黨則何有他宗之可茹素公等之可食肉一清一濁均皆佛宗何為瑣瑣口腹之論清固可而濁亦未必

不可譬如割肉烹肉其巧妙在操刀司鼎之人而特問
鉅味之佳與不佳如何耳是我喻弟子之法所謂我宗
旨也近時學詩文多是宗唐宋或是宗明清蓋唐宋固
可而明清亦未必不可各分別其宗猶如茹素與食肉
也然而僧之可茹素而竊自貪食不可畜妻而竊自秘
畜者非必無之此輩之宗非其真固為偽宗不若公等
之天真爛熳自稱真宗也予等父子之列師門父已垂
四十年予殆十年許雖有前後淺深之別而聽其勸化
受其教喻者一也以為詩文之善知識在鄉則遙拜之

入京則親拜之一心專念以歸命頂禮四字稱贊焉先
生刻集已迨十編每編異名前編第九集名曰葵猶衛
足何耶我 枳穀老法主以向日葵製杖贈之先生所
以為集名爾時先生命父得悟題一言父將把筆而寐
予也唯冀父之不卒業為子而繼之今跋斯集本願具
足矣蓋聞集止于斯十編然則予一言即跋於總計十
編二十弓也在先生則一家言論可播于普天下可傳
于千載後在予等則何能可不併三部妙典或教行信
證而讀之乎

安政乙卯春三月

北能 僧圓悟撰

絃等弟兄編輯家集九編每編有序有跋序跋皆各家
之新奇文也各似要發人所未能發者今這十編越之
水良輔為之序其文又新奇不唯其文新奇而已其至
奇不奇至妙不妙之論談流暢精細者一社裏豈有二
手乎絃等每編翻閱校訂遂及此十編之結集絃之不
敏無論于文之奇與不奇又不可無言謹附一言曰家
爺年及八旬健骨如鐵日夜下筆至今而不休言湧筆
隨譬如源泉混混流而不盡忘世之毀譽隨其所好亦
如太嶽巍巍乎坐而不動十編已就爺之能事了子子

冠蓋前集下
孫孫可以藏于一家裏生生世世可以傳千載後唯此
家集有與世間諸名家之文字所不同類者讀者請鑒
察七〇

丙辰冬十月

兒改絃謹識

冠齡集刻成自挂冠集以下總計十編每集與家兄世
音所全輯錄校訂也謹題一言云張趨庭之曰嘗聞家
嚴之言云古來詩書易春秋以下左國史漢南華離騷
等諸篇各皆一家文也唐宋八家等亦各一家文也皆
各吐自己心血而代天工者也下至明清之間往往有
論文法者亦一家法也予何違模仿古人之迹準擬後
人之法乎世人之毀譽姑措獨自遣而已張等竊視家
嚴之作法以謂言言絡繹譬如繭吐絲語語濃淡如漆
戶漆絲或青或紫天然五色燦爛奪眼筆筆巧緻如機

女織錦鶯梭札札生花鳳字綴綴劃目森羅萬象隨手
現出美兮菲兮一段貝錦也展之則包裹天地括囊古
今卷之則一掬雲烟收在此軸中可不謂一家寶乎其
梓辱藏在廣福王府而不朽琴家一族亦皆庇蔭于
王門得世世不斷清風子子孫孫宜承知焉
丙辰冬十月

次兒更張謹識

此卷之錦
全在
此卷之錦
全在
此卷之錦
全在

010190523255

48-13612

